



和6  
928  
10



門 16  
卷

曲阜魯陽生孔氏編定

漢軍實 璋我臣

蒲圻聖廷積陸堂分校

太倉鮑文蔚買參

夔州程正學方先參校

黃岡林能鈞可廷

蒲圻鄧人梓樹梧

巴縣夏錫時子起

識時務者在化成見論

今天下五大洲成一連橫之勢為歷代史冊所特創之局雖孔子生今之日亦不能不因時變易此孟子所以稱孔子為聖之時也乃今之士大夫食古不化不揣時局之艱難往往以參用西法為可恥願以用夷變夏為非不知不可變於夷名者數網任耳若其種種力圖富強之政正可做而效之以救我目前之貧弱常之蓋不可變者道而不可不變者法也況西人機器算學之精巧絕古今而且不昧其本來自稱為東來學固未嘗以學於我國為恥也而我國之言時務者乃憑空立說欲與西人爭勝動曰西某法則吾墨子之教也西某法則吾淮南子之教也西某法則吾中國某某之教之所遺也不求實用徒託空言較之西人不敵自是偏學於各國而力師師其所長其損益可瞭然時矣而乃恥言西學書生一紙之見於天下國家何補乎善夫恭邸之言不以學人為恥學人而不及人之為恥斯言也可謂識時者唯倭傑矣甲午春公車北上偶聞演友談及其鄉會澤縣山徒九十里之事予因此感喟道

與諸同人既談世變謂宜懲前賂鑽營之習急求人才參用西法以挽救之同同人輩頗不以余之言為是相與爭辨不休座中長算張羅明遠孝廉獨振袂起曰用西法以救時艱當代鉅公能見及此尚無多人我輩書生閱世未深宜其力仇西法也余不覺屈服笑為知己之言既而北洋海軍失利余又問孝廉曰何西法亦不可恃乎孝廉曰海軍之失失在北洋不能用人人之不滅非法之不善也向使海軍所用人才亦如西法游歷各國投身戎伍學成而歸然後用為將弁亦何至如丁汝昌輩聞砲破膽如及於敗亡哉故西法以練才為第一義然則以孝廉之語思之議時務難識時務而能化其成見為尤難余故筆而化之以誌將來

黃慶蘭

自倭奴肇孽以來鄉延數月論者皆以是為中國之禍患愚以為是中國之福也雖當事起之初當局者虛與委蛇務為粉飾事事遷就不肯輕起兵端致倭奴猖獗釀成今日之事然而倭奴不顧理之順逆勢之強弱甘冒天下之不韙起而與中國為難此其敗也可立而待雖有小勝即兵法所謂大敗之機也夫高麗臣服我朝為東三省之屏蔽二百餘年貢獻不缺僅守臣子之禮則一旦國中有難中國發兵遣將平其內亂如父老子理固宜然何物倭奴敢忘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戒而肆所欲為哉觀其既佔高麗都會要隘復敢窺伺中國邊疆并多添兵輪以游弋南北洋海面冀得乘懈抵隙以入各海口撥之於理果順乎否乎攻日本之為國不過三島浮沈東海猶之一粟土地軍力俱不及中國十分之一其得與之相抗者惟大小兵輪四十餘艘數有同耳然數雖同而堅大不及也炮彈不夥也加之人手無多水陸不相獲戰事未及十次國中人心騷然其收括軍費稅及倡察三丁抽一十丁抽二空虛之狀已顯而有徵度之於勢又強乎否乎理既悖逆勢尤孱弱我中國於此不日本之勝而誰勝乎惟是中國果勝矣朝鮮果保矣倭奴果服矣至時中國之患能遂已乎不能也今天下最富之國莫若中國泰西博學之士嘗測算中國各省之金銀煤錫礦產俱未開墾其富不貲歐西各大國若法若英若德美若意與莫不聞

聲與起垂延於中國所有有若鉅鹿之不能一日忘也者特形迹未彰耳而俄國斯則已幾費躊躇屢肆詭譎矣蓋俄與我國順治康熙間已啟撥我北境道咸以後更肆侵佔同治季年勘定新疆已改其拓地數千里至今年倭事方起彼即徵兵調將密授機謀雖名為保商觀戰同於他國而處心積慮有獨異焉今天土地之廣俄固於地球上首屈一指而與中國疆土比連東控自東南環春越沿黑龍江吉林兩省折南應朝鮮滿洲蒙古越哈克圖而西至新疆界外又轉西北抵於巴馬延袤六七千里形同括囊勢若建瓴居高馭下因利乘便一旦席捲而南與中國爭衡中國其何以禦之前聞西報載俄之西伯利大輪鐵路已經竣工現自俄京直達西伯利由天山一帶以至中國之北京烏是則調遣兵將轉輸餉餉瞬息千里可致故俄而不與中國爭衡則已俄而欲與中國爭衡恐非今日區區之將卒炮艦所可與之從事也顧俄於數十年來尚未發難者非不敵也究未敢知中國之虛實也自今日見倭奴之不敵俄乃曉於中國之長短矣嗟乎日本一弱小國耳土地不及俄廣國家然不及俄富兵甲不及俄強器械不及俄精日與俄猶泰山與卵也而今日者兵燹已起數月中國所發兵卒糧糈至精至多乃猶未見破滅倭人恢復韓京兵連禍結不知何底況以富強狡點如俄者顧乃可與人同語而不知之意歟此愚倭所由以今日之事為中國之福也夫俄之強威於我國孰不知之即俄之窺伺我中國亦孰不知之俄國存窺伺之心中國亦知俄存窺伺之心兩相猜嫌未有不兩相齟齬者而始嘆謀劃之不善兵力之不精不久晚乎則與其後日受制於強大之俄何若今日見絀於弱小之倭使果今日見絀於弱小之倭則我君臣上下知倭之不可輕愈知俄之不可敵斯有所以暮鼓晨鐘發人深醒而為之革政鼎新轉禍為福矣此其故顧何也蓋我中國數十年來凡東鈞衡都係伴食其於四方之憑陵侵略置若罔聞得失是非付之不顧即於己國之舉賢退不肯亦無非瞻徇情面蔽塞聰明上下橫被專圖粉飾是以將不知帥帥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事弁員不知兵卒之勤惰兵卒不知器械之利鈍一旦疆場有事始亟亟焉招募虛額之兵購辦靈便之器修理破壞之船紛紛擾擾端倪未見而寇入已深此中國居高位膺厚祿者之通弊誠有如夢所謂不至梁山頂不做不知烏江口不行者也今既有倭事相衡而後知平日因循苟且不知訓練兵卒修整器械養育人才購置巨艦之所誤實多致天戈所指雖蓬爾之倭猶不能盡殲醜類以掩其平日所為苟思此斯暢然悟恍然醒既悟且醒自不難毅然奮然勵精圖治憤發為雄嘗胆卧薪枕戈寢甲以整飭一切矣於是延洋員以為教習招洋匠以製鎗械設學堂以養人才至外洋以購巨艦而乃向之訓練無方者今則教以新法而人盡知方矣向之操防不力者今則責有所歸而工夫嫻熟矣向之虛名是驚者今則凡百認真而應敵無虞矣向之教戰非

人者今則令出唯行而萬人悅服矣向之軍火不繼者今則厚集軍裝而兵無曠職矣向之鎗炮不新者今則純用新式而技巧能施矣向之彈丸失度者今則準頭有度而燃放不誤矣向之主將無能者今則謀勇俱優而奮發爭先矣向之臨陣脫逃者今則將士用命而軍無不前矣向之弁員畏葸者今則士卒忘身而目無返顧矣向之艦鮮堅利者今則駕駛有法而戰無却步矣向之調遣不敷者今則無所不備而戰守有資矣兼功行賞則各盡其能按罪施刑則各盡其法功不奪而大眾治死必朋而人心奮訓練既深於平昔功用即奏於臨期夫如是積累數十年有不富強日甲天下者未之有也今時之小屈即異日之大伸夫之東隅收之桑榆昔人所言正此之謂也至此固無畏於區區之倭而矯矯之儀亦有所不足畏矣不唯不足畏即倭人亦知中國不可欺思有以消釋陰謀而求永好矣倭患既釋彼英德法美意奧諸國又何足驚懷哉嗟嗟中國之慷慨不振已數世矣為歐亞諸國所輕量亦數十百年矣使今日果能以前車為後車之鑑引先事為後事之師振作國威奮興武備天下尚可為亦何難藉倭事以攝服強鄰潛消巨患哉然而苟無今日之倭奴以為警惕則彼居高位膺厚祿者常夢夢然昏昏然徒知保富貴耽淫逸而無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思故曰倭事乃中國之福而為千載一時之極大轉機也時乎不再來時哉不可失也故不憚煩煩不長刀鉅痛天流涕大聲疾呼以倭事作當頭之棒嗚呼我國家

錢康榮

謹將力籌時局臚陳管見錄呈鈞鑑伏乞代 奏竊聞人臣膺民社之重不容溺志而曠官逢擾攘之秋不妨越職以言事康榮世受 國恩目見倭寇猖狂未能爾身身或行殺賊自效中懷悲憤寢饋難安以路道傳聞參之各路報牘始知我軍之所致敗者約有數端起事之始徵調孔多 朝廷雖命宗慶節制諸軍而諸將勢不相下安肯悉就羈勒統帥不能破除情面臨之以威號令不行猜疑互起勝不相讓一也各路之兵倉猝召募戰陣非所知檢砲非所習將帥之貪劣者猶復剋扣軍餉致應敵之卒內不能瞻家外不能果腹未及成軍逃亡已半即強赴前敵而奔馳數千里喘息未定雖勇如賁育亦何能為此又其一也火炮之烈幾於無可抵禦而我軍技藝未精器械苦窳欲人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血肉相薄亦已難矣又目見棄城諸員弁皆得道於 天誅此所以轉相做效而奔走恐後也此又其一也然則計將奈何一擇統帥以一事權唐時相州之役李光弼郭子儀實在軍中徒以事權不專同時俱潰今宜擇老成宿將威望服人者使其統轄全軍寬其餉需足其軍火勿掣其肘勿促其期俾之嚴督偏將便宜行事雖昔年宿將已少而提督馮子材雲雲慶朱洪章均勇猛善戰勳威夙著曾國荃克復安慶金陵朱洪章戰功實為第

一人總兵劉永福郭寶昌宋朝儒均饒勇忠樸臨敵聽悍康榮嘗與之言夷務往往義形於色若令率師禦敵必當有濟一在掘地洞以立土壘觀外國兵書羅馬兼吞各國全恃土壘即馮子材之敗法夷亦創築長牆合軍死守蓋開花砲彈遇剛則裂遇軟則陷故西國城壘俱用沙土宜令軍士各備鐵錘挑挖地洞覆土成牆附以泥沙濠益深牆益厚頃刻可成高不過二三尺並所掘地深計之則五六尺足以藏人矣敵炮然發先入洞以避之俟其炮止則出洞列陣奮勇殺敵必可得手一在習藤牌以用短兵彼所長者獨有炮耳火炮之用宜於遠不宜於近宜於日不宜於夜宜於平原不宜於山谿若絮屏藤牌屢伏屢進皆避炮之良法可令眾軍勤加演習用張威撒星陣五人為伍分合不常當其開炮即擗鼓變陣散隊連隊連進又人無恐膽氣日壯然後進攻其所短彼攻于夜戰我即潛師以求之於暗彼短于技擊我即疾趨而迫之于近齊之以軍律激之以忠義勵之以重賞直前而義不返顧小挫而氣不稍衰如此則勝算在我矣一在招叛卒以用間謀倭奸通布海隅凡我之一舉一動彼皆知之彼軍虛實我反不知何以克敵今准軍之潰敗者多入倭軍此輩材非無用祇因將帥不得其人以至於此父母妻子俱在中土撥之人情豈不思歸倭賊改其形容歸怨受戮故反為倭效死似宜大張曉諭凡我軍之投倭者無論弁卒如能倒戈殺敵乃安力論賞免其責從死散軍自瓜且使心使疑難有飢色士不宿飽利器委人平壤之軍缺糧缺械以致潰敗今各路兵餉浩繁天津雖設糧台誠恐轉運不及且有彼贏此絀之弊請令各路統兵大員各派委員分運糧械其某省專辦某省之餉即徑解赴營以期迅速而免匱乏天津所設糧台專濟各路不足以資飽騰曾國藩勦髮逆時其各路統將均責令自理糧餉不為牽制故能同心戮力克奏膚功一在嚴團練以絕內奸自古島夷為患必有奸豪為之內主惟踵保甲成法着實行之即不禦外寇亦可以靖內奸至於各省漁團廣東海盜為益尤大更宜募善泗善走膽勇足備者以使用奇蓋海盜能于中水游行數日即為泗送水雷偷鑿敵船釘炮放火之用一在搗倭巢以分兵力倭之敢於深入者恃中國無乘其虛者耳竊思吉林寧古塔黑龍江介俄與朝鮮之間將來必腹背受敵急宜精練水陸軍以固疆圉及此時朝鮮東學克志義奮發似可出一師助之以擊倭之對馬島且馮子材劉永福皆善用兵請令馮子材遣其子馮相榮等將廣軍乘魚雷船出香港直搗橫濱更令劉永福招集黑旗舊部自台灣直搗鹿兒島因而規復琉球誠三路進師倭雖強遼瀋非惡戰之區矣凡此七條似皆救時之急務而無難力辦者也夫我朝龍興以弓馬為絕技明人自烏槍大砲往往不及施放而我之勁弓怒馬已至其前此無他人心齊士氣奮也孫武毅吳宮孫荏荏荏荏豈嗜殺哉

不如是不足以激其必死之心而絕其潰逃之念諸人人親上死長戮力同心前者已死後者再進洋人之利器亦不能致力矣至於審度地勢出奇致勝或左右角逐或前後夾攻或設罣誘陷穴地轟賊是在將兵者謀慮之精耳康榮束髮入曾國藩幕隨之歷燕齊江皖每與曾國藩舊部諸將論當時戰事反覆詰難揆之時事猶之史策其勝負之機似可逆睹乃戰守偏隅不能提一旅師與倭奴相見一抒其憤適之忱而聞諸將之反奔不禁悲憤之交集伏念我朝養士數百年厚澤深仁亘古罕有今當國家多事之秋正志士效命之日用敢不揣冒昧披瀝上陳不勝感憤惶恐之至

論海軍當廣儲人才

余貽範

海軍之設創議于豐順丁而生中丞而成于合肥李爵相于時余早備論其事特仍承水師之名而未改海軍之號議謂宜購置鐵甲製造兵輪預制魚雷水雷禦敵船船大炮宜巨而不宜多首尾若一炮兩旁之炮或二或四皆須地步濶大得以上下左右施放便捷異常上有鐵製活炮台旋轉自如以利於擊而亦可避敵人之擊我至於兩船既近則宜設排鎗而莫要于機器連環炮可以層出不窮致敵死命船旁置炮之處最宜寬廣則斜擊側擊無不應手船底必張漁網使敵之魚雷水雷技無庸于是歐洲各國得其法而仿效之精益求精于可伏于水底而自能行駛至于今奇詭莫測後莫與京船中之炮宜用一律所有彈藥必與炮相配輕重大小若干量度數歲有定準平時既已暗習斯臨事何至倉皇若根株蚊子船則可相輔而行或近瀕海而用之者也夫船堅矣宜有駕駛之人炮利矣宜有施放之人船中之兵亦宜選精卒勤旅則緩急可恃由是言之海軍人才可不亟講哉英國海軍雄于天下甲於歐洲雖以王子之責其始亦僅作舵工習勞服役孫升桅上不憚艱難既久試之曰能乃加拔擢其得升為水師提督者必其便捷精猛迥異尋常試歷艱危屢經勞勩而後任之者也蓋用人若斯其難其慎也英國之所謂資格者必也程材謀最具有實功實效然後乃可得初非若庸碌取容因循歲月按班叙次以馴至于高官厚祿也夫使果以資格用人閱事既多遇事能審或尚不失歷練老成庶可以鮮致愼事其間尤甚者或以弁競貪緣入矣或以趨承鑽刺得矣或以諂媚便辟升矣或以苞苴賄賂進矣不知管駕者全船性命之所繫也統帶者全軍勝敗之所關也豈可使漫然無知之人當此重任哉是以利器重物委之於敵也今欲廣儲人才宜先在沿海地方水多設師學堂延聘西國著名員弁訓練教習其次另設舵工水手館遴選壯健巧捷明敏樸誠者入而肆習其藝既成乃得入船行駛俾一船之人毋得以濫竽充數昔年豐順丁中丞奏請以中國學生願習西人學藝者出洋肄業甚

感舉也意美法良毋逾于此始遣百二十人先詣美國原議將來源源遣往學成以備簡用方擬擴充規模凡英德法俄皆所取材諸美眾長兼收並蓄不謂吳子登太史既為督教以出洋學生漸染洋人積習已深堅請撤回永行停止事沮于獨斷功廢于垂成聞者輒為惋惜卒之馬江一戰揚武兵輪獨遭炮轟擊戕其首師孤拔此以軍法言之雖敗猶宜賞也乃聞其時當軸者僅畀以應酬三枚作歸計揮之使去曰此間無所用汝矣事後亦不聞有人為之表彰登諸薦牘者同時出洋學生有借在兵輪者皆願出於一擊見危授命絕粒捐軀見大敵而不驚臨大難而不避此其成仁盡義為何如事後亦未聞有為之議恤者此真可為流涕痛哭太息者也子登太史之所謂染洋積習者乃能如此而問所謂讀書談道慷慨言兵或以理學自詡或以經濟自豪速乎臨事是意見敵遁逃卒至身敗名裂清夜自思有不自愧乎所言彼此相較其優劣為何如迹于登之微撤出洋學生其心乃私而非公彼與丁中丞積不相能乘此一節以敗乃公事而并以快其私忿置國事于不顧此其居心豈尚堪問即如今時濟遠兵輪中奮不顧身發炮擊敵而同日併命者亦學生也林開臣亦係出洋游學之學生所統僅一廣乙小兵輪耳而臨危出奇猶能制敵之死命廣乙為鐵錨輪船而旁近船暗處有鐵桿甚堅銳擊撞敵船正足盡其能事非開臣坐廢于庸流技刻之一言亦獨何為哉嗚呼庸擢異黜聞華者進而奇傑者退矣邪佞者來而正直者去矣此時事之所以不可問也雖然即今而儲人材猶未晚也文武宜益以象緯輿圖歷算格致經濟韜略武試宜改槍炮製造武備營壘陣圖兵法沿海既有水師學堂其上更設武備院凡肄習水陸兵法者皆得擇尤選入馬三年必加考試其得到前茅在優等者宜拔置戎行應試材能則命之官有事先備驅使果能衝鋒銳則不次擢用不以資格限也所以鼓勵之而作其氣也為上者果能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平其心以待天下之人材罷異及于寒峻搜羅盡于草野而人材安有不奮者哉嗚呼豈獨一海軍也哉

防海上

余貽範

嗚呼壽海防於今日蓋夫人而知其難矣抑知所以難者奚在耶海防者昔日易防海於今日難昔日之艦艘樓船不敵乎今日之鐵甲飛輪衝波破浪也防海於遠易防海於近難昔日秦西各強敵越國鄙遠而來今南洋各島悉為佔據則邊鄙已同接壤却無異戶庭也況中國自東北迄海為省者九曰黑龍江曰吉林曰奉天曰直隸曰山東曰江蘇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綿延萬餘里其海口最著者則曰混同江黑龍江海環歲環春并莊旅順大沽曰烟台威海衛吳淞口崇明乍浦定海至



環廳馬江厦門汕頭台灣南澳香港虎門珠江老萬山七洲洋雷州瓊州北海其海  
零星港口可定棹停泊及用淺水小大輪突入尤指不勝屈于此而欲節節設防期  
如磐石之固則備多而兵分是故備北則南寡備南則北寡備中則南北俱寡備此  
省則彼省又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設防之所以難周也為今之計宜先分險  
易權輕重定沿海勢為北中南東三省包牛莊旅順大沽烟台等處為一截  
就中宜以旅順威海為重鎮勢如環玦拱衛京畿則元首安也中洋起海州包崇明  
吳淞乍浦定海五環馬江為一截就中宜以崇明舟山為重鎮策應吳淞馬江各要  
口則腹心固也南洋起厦門包汕頭台灣潮陽甲子門四澳虎門老萬山七洲洋直  
抵雷環為一截以南澳台灣瓊州為重鎮而控扼南服則肢體舒也今 國家雖已  
設海軍衙門而皮毛徒具精義未講呼應不靈規模未備則猶未能言實效也是宜  
就海軍衙門王大臣中歲遣一大臣為巡海總略總統北中南三洋海軍四季四小  
操終一人操於三洋設三提督以統率之每督標設左右三總鎮以分統之提督各居  
大鐵甲船總鎮駐中等輪艦其餘將弁各居所帶之船就三洋中各擇要害多儲煤  
斤如北之旅順威海衛中之崇明舟山南之台灣南澳雷瓊等處即用每師札為水  
營不得上岫建造衙門安居而逸處及操賭治游每歲三洋兵艦交巡互噴所到之

洋各埠如越南暹羅小呂宋新加坡等處由近及遠徐及於印度洋波斯海水道沙  
線風潮礁石繪圖具說坐言起行夫而後逐漸前進於紅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  
皆無不可到之理一旦海上有警則調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蘇門答臘之海  
峽迎擊於海中次調中洋台灣南澳之舟師為接應包沙之舉再次則調北洋堅艦  
除留守大沽口及旅威二口外餘船亦可徐進中洋彌縫其闕坐鎮而遙為聲援此  
寇自南來之說也若自混同黑龍江北下則反其道而應之如由太平洋直抵中洋  
則南北皆應之兵法云善用兵者勢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  
則首應擊其腰則首尾皆應此今日海防大勢所最宜取法者也若夫船務堅快炮  
務命中及遠糧煤火藥務精且備將得智勇之人水陣務操演純熟變化水道務測  
探仔細周詳是則當世特賢人人皆知之人人能言之更毋俟鄙人嘵嘵借箸也謹  
具佈局大略以為贊帷幄者進一解焉

防海下

余貽範

上篇論水師分南中北三洋勢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腰則首  
尾皆應如北洋有事除大沽旅順威海等處防守外宜分船兩隊一防守海口一出  
洋游戈防守者以兩鐵艦兩當船一蚊子船為正 一駐山東之成山角一駐高麗  
之鴨綠江口東西對峙見敵至即擊之游戈者以快船八雷船為奇軍遠巡不絕

往來於成山鴨綠之間一遇敵船則一面與之交仗一面發電通傳東西兩營同出  
 圍擊如此佈置則渤海為雷池而威海旅順成堂與矣或謂旅順地黃金山砲台太  
 高止能擊遠不能擊近倘敵船沿鴨綠江灣遼河南而北逼近黃金山左背山低之  
 處用桅砲翻山懸擊山下則大船澳北則船塢一特皆燬縱口不失守如修船何其  
 慮一口外西外距近羊島無砲台亦無守禦恐敵船守泊於此而用小舟渡兵上岸  
 其慮二旅順瀕南後路接連灣由大連灣再北約金州交界處地勢如人頸忽然收  
 束東北兩面皆海北則近牛莊海南面則大海眷狹僅七十里倘敵人於此登岸堅  
 築營壘以斷我後再以鐵艦游戈口外以扼我前則旅順遂成絕地援兵軍火餉道  
 皆不通矣○聞西人云我中國各口砲台有數砲亦足重兵堅壘多顧前而不顧後  
 如昔年洋人之入北通州抄大沽砲台之後馬江之戰亦抄福州口砲台之後所以  
 往往為敵人所算也况一砲台有數砲而測量準頭放砲者只一人多至兩人未嘗  
 於每座砲位專派定一精於測量準頭之人動至顧此失彼因小失大也○或又謂  
 用王大臣出為巡海經略其論固當惟必須於王大臣中公舉一夙諳軍旅熟知水  
 軍事務者膺此重任方能經營尤須久任不移乃能上下一心日求精進當今王大  
 臣昔年碩德雖不乏其人求其深知水軍事務勝識俱優者恐難其選似宜於王公  
 有成乃授此任如英國太子當兵船仗長之例數年之後督率有人挾持有具可以  
 日臻富强矣○聞日本之弟亦學習水師將為統帥德國武備院尚有日本人肄業  
 或在步隊或在馬隊或在砲隊又有四武員今至俄國學習行軍之法前海軍教習  
 琅提督云中國重文輕武往往小視海軍將弁故世祿之家不喜入軍籍且各兵弁  
 死於戰者無以撫恤其妻子和議成後即遣散歸家所領口糧不敷回鄉水脚之用  
 如昔日馬江之戰某砲船出洋學生充當伙長燃炮傷斃孤拔者其船被敵擊沉浮  
 水回見大帥僅給洋餅三元非但水脚不敷且醫藥無着查西例從無游勇營中受  
 傷者即為醫治為武員者皆折節讀書不徒血氣之勇多有親王子弟宗室近支投  
 入水陸軍營効力者水陸將弁必須由武備水師兩學堂出身否即久歷戎行迭獲  
 勝仗亦不能升為武官只拔為哨長水手頭而已中國海軍提鎮多由營伍軍功洊  
 升亦有由陸路人員升調者既不深知水師事務又未經出洋訓練觀戰他邦母怪  
 昔年各海口之戰我國兵官皆徬徨失策措手無從非盡因洋人不守公法未示戰  
 期而即開仗也○昔年彭剛直公督辦廣東防務有謂守海口不如守內港宜舍虎  
 門礮台專顧黃浦沙路之說剛直公以其議下詢諸將士余時在營務處對曰其說  
 本自魏默深云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港蓋當時水師未精無鐵艦  
 水雷護衛故耳今若不守外洋則為敵人封口水路不通若不守海口為敵人所據

施放梳砲四鄉遭燬彼必得步進步大勢危矣愚見現無鐵艦雖不能出戰外洋惟既有砲船水雷仍可扼守海口內港所云沙路黃浦魚珠之礮台極應固守虎門為合省門戶地勢扼要有險可守尤不可廢惟外洋平行海口砲台不似內港易守必須護以鐵艦快船成犄角之勢布置水雷不使敵船近前○所放水雷之處須派兵船看守勿為敵人偷進○若使鐵艦出戰宜張鐵網以避水雷備魚雷以破敵艦海口以內砲台守備尤宜周密然後敵船不能闖越至統兵大帥當於早晚或風雨晦明之時出其不意傳令操演恍若偷營劫寨觀其各部有無準備以驗其平日之勤惰凡兵船砲台之司砲者必須精於測量方能命中及遠測量之法甚多甚微必須如我之砲台高低我炮彈藥力如何每秒去多少遠敵船每秒約行多少遠風潮或順或逆庶有準繩○因築砲台所置各炮糜費甚鉅今為省數千兩之費而不預先講究測量諸法以致有名無實誠為可惜縱能擊中一二砲亦倖中耳豈得謂之有把握哉○宜飭令營官監臨不時打靶日發幾砲中幾砲次用簿記明核定認真無使虛糜火藥剛直公深以為然若水師人員盡如剛直公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事事認真集思廣益講求整頓何事不成西報謂中國因守成法科目政治決難更改縱深知積弊擇泰西之善者行之然猶諱疾忌醫不肯寔心寔力唯略示變通而已有

附錄劍華道人記日本議院論中國擬設海軍事

昔從美州回經日本小息征塵養疴於摩崖山客館時值中法和議既成之後中國乃憬然有賊去關門之慮為亡羊補牢之圖擬設海軍衙門宏議偉辭綱目條舉日本聞而大懼乃開議院集眾諮詢院長之言曰中國向來武備不振今法越戰局已畢反蹶然奮發設立海軍竊料其未必能報法恥特恐有事於東海則我國首被其鋒是不可以不亟圖所以禦之者也於是尊議蜂起有謂宜聯中國為援者有謂援不足恃不觀安南屬土且不能終保者有謂宜大振海軍以先發制人者有謂宜於各險要海口堅築砲台以固守備者紛紛擾擾譁然如蛙鼓之怒

鳴也忽有元老院中一大員向僕而起排眾而前微笑而陳詞曰諸君且無慮其各緘爾喙靜聽老朽之一言諸君所論非不忠於國切於事有益於武備然必謂中國海軍之可慮則不足知中國也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斷無踐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變水軍一旦灰燼故自視懷慙以為中國未如人耳若陸戰固不畏爾犬羊也於是張皇其詞設海軍衙門脫胎西法訂立海軍官名及一切章程條分縷晰無微不至無善不備如是而中國海軍之事亦既畢矣彼止貪虛有其名豈必寔徵其效哉又何曾欲與我日本爭衡於東海之志哉諸少年其休矣奚必抱此杞憂為也於是院長及議員羣起拱立揖元老而退其人名副島種臣蓋以日國天潢之貴嘗嘗持使節於中華通華言工漢文能詩善畫其於我中國情形知之最熟者也余既聞彼議院之論如此撫膺三歎風夜不能忘今讀羅浮山人之盛世危言有論海軍則姑撮前所聞附記於後冀為有心國是者借他人之針砭愈自己之沉疴則副島斯言又未嘗不可視為忠告也

條陳陸戰五事

不知名

一曰以散擊整查倭人步武西法陸戰所恃者無非排槍十人為一排後繼前進聯步直登不顧左右其鋒甚銳若平陽復加以車輪大砲其勢猶怯當以大隊不無摧折之虞茲擬所有應防海口當先飭各軍舍平陽駐山險層層布置步步為營一遇敵人登陸即分飭各軍嚴肅以待先一隊當其前依山據險俯伏施擊再以一隊攻其左以一隊攻其右以一隊抄其後四面重重牽制使敵疲於應接不難滅此而朝食前法人佔踞基隆窺伺內地該處紳士招募士勇堵防迭獲勝捷皆用此法一曰設謀制勝查洋人登陸喜踞高山駐紮以高能及下之故前法人攻基隆所佔如獅球嶺圓窻嶺月眉嶺皆該處至高之山安以大砲遠瞻轟擊我軍在左受敵當時不能先事預防以是及茲擬凡應防海口所有高山當先埋以地雷炸藥裝好藥線派勇駐紮其上如敵人來戰即飭山上之勇俾為戰敗而退將彼誘至山上即將藥線燃發自可一轟而快人心至陸岸平地如有敵人必登之路亦應如高布置前劉淵亭軍門在越南保護屢獲勝仗多用此謀并聞其特甯波鎮海口岸亦用此法惜為漢奸探報不敢逼近未獲聚而殲故設防尤宜重懲奸細一曰鎮靜以待查洋人登陸來勢洶洶凡我軍未經接戰者一見即施槍進擊亂忙錯雜不能遠中徒費子藥茲擬凡海口防營必先嚴飭各軍扼險要築土牆挖土洞

如有戰事即飭兵勇藏匿上洞窺伏視待敵人來近度我槍可及然後號令一齊施擊百發百中若能以抬槍隊擊之則尤妙以力能攻堅挫銳也前棟字營在基隆大水掘初次進攻法人即以此法取勝

一曰兼用抬槍自中外通商以來洋槍盛行幾置抬槍於不用不知抬槍之用其功數倍於洋槍以其力能及遠並可用羣子轟擊借壯聲威曾文正公屢言之前萃軍克復諒山嘗聞前隘兩軍吃緊之際皆賴六百桿抬槍橫施截擊之功茲擬所有防營應兼用抬槍五十桿以備先鋒之期惟抬槍引門宜改銅帽火較為靈便

一曰就地募勇海口戒嚴募勇堵防隨在皆有勇士可用不必拘於淮軍楚軍等名目就地募勇有二便一則成軍迅速可以隨募隨練隨用不致越省就延時日虛糜餉費一則生於斯長於斯水土既服險要亦悉父母之邦堵守尤切前台灣基隆之役滬尾之戰如棟字營所募之彭勇許廷瑞所募之客勇張仁貴張阿火所募之義勇陷陣冲鋒皆稱勁旅竭之見願當局熟為籌之

以上五條專為陸戰而言至於敵船進口所有砲臺防勇一見即當先發制人尤不可失之瞬息也

論中國易於富強

余貽範

蓋聞善門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善謀國者必參觀互考權其勢之難易事之重輕如奕者之棋無虛着醫者之痛下鍼砭然後可轉貧為富轉弱為強不至每況而愈下抗懷時事者每以歐洲英美德法等國版圖日擴貨殖日興其民之富厚較前不止倍蓰而環顧中國地不加闢民不加富總總焉以生齒愈眾謀食愈難為慮不知治兵者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而治國者將毋同查亞洲之國華為大合二十一行省計占地球十中之一民藉復與歐羅巴全洲相頡頏夫蚡冒藍縷以啟山林地之不大不足以取威也而中國則保世滋大矣衛文革車以興都邑民之不庶不足定霸也而中國則人物繁庶矣不特此也歐洲各國如棋之布如星之羅如犬牙之相錯其鍊兵也必工力悉敵而旂鼓相當否則強鄰覬覦邊境騷而國因之不靖其餉糈每人每月由十餘元至三十元不等中國軍制綠營兵餉除米之外一月不過一金即使練勇亦三兩五錢至四兩二錢而止人情儉奢不同西國之浮奢餉項無多絕異西兵之糜費中國地大於歐洲各國而練兵不必多於各國籌餉又復省於各國但練一兵能獲一兵之益其額僅於歐西一國埒則鄰人不得窺伺疆宇亦復又安至於興工作則價值從廉設學校則文字一致凡此數事均屬歐西各國之所自歎勿知者也有所惜官憲因循於上學塾玩泄於下狃於積習埋沒才材於

帖括之中不能發奮為雄耳。如果振作有為，洵有事半功倍者。噫！自海禁既開，時局互異，歐洲諸國日以開疆闢土為事，從前既占美澳兩洲，嗣又分據非洲，以為外府亞洲之緬甸、安南以及琉球，皆我藩服。寸疆尺土不容輕易以與人者也。而今則安南已鯨吞於法矣，緬甸又蠶食於英矣。且琉球、坵墟兼併於日本矣。今之時勢，豈猶可安常蹈故而不知變計也耶？誠能精以練兵，富以養民，課農桑以為根本，之外開鐵路以通商惠工，立郵政以便民利國，年中運費之出所省，不知凡幾。郵資之入所溢，又不知凡幾。由此開各礦以盡地利，設西塾以育人材，將見物產豐盈，民俗富有，而國勢亦蒸蒸日上。當駕五洲而上之，豈第並駕齊驅已哉？窮則變，變則化，是所望於事權在手者。

論今日勿憂無財

余貽範

今天下競言貧矣，上以府庫空虛為慮，下以衣食艱難為憂。此誠賈生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時也。夫國家度支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民。民者財之本也，乃自理財不務其本，而需用日亟，滋弊日深，或失於損下益上，而財益萃而民益困矣；或失於上下交損，而民益困，則財旋渙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唐劉宴曰：理財以養民為先，自古未有養民而不得其財者，亦未有困民而不失其財者。如此可與論救貧之道矣。天下五大洲以亞細亞為最大，中國地土奄有亞細亞三分之一。若歐羅巴洲疆域之廣，不逮中國遠甚。然其講求富強之道，不遺餘力。近日各國財貨充盈，金銀流溢，閭閻豐足，商賈輻輳，上無匱乏之嗟，下無流離之苦。是豈別操異術哉？亦盡心於養民之道而已。觀其通商墾田、開礦、安電、立信、局造機器等事，凡有便民之舉，莫不殫心竭慮，次第興辦，集思廣益，惟日孜孜，無苟且之心，無畏難之意。此其所以雄峙海宇，富冠五洲也。茲姑勿論他事，即以鐵路言之。歐洲全境鐵路共有八十餘萬里，每一年每一里可得裝貨價人各項利銀二千兩。以全洲統計，可得銀一千六百兆。若以騾馬轉運人貨，較火車腳價足加三倍。每年應得四千八百兆。以前數計之，是民間每年虛費銀三千二百兆之多。或以火車轉運較之，騾馬轉運數目多寡不改，其費用亦有加減。然即格外從少計算，每年亦虛費銀一千兆。倘百姓每年多餘銀一千兆，不獨各人衣食寬舒，即國家亦可多得稅項。此猶鐵路一端，若以他項統計，每年虛費之款，誠不知凡幾。故歐洲各國心思精細，可省則省，稍有不便，即隨時改易。凡有大興工作之舉，皆其一勞永逸之計。今中國疆域之廣，過於歐洲，人民之數日漸增多，若不另籌養民之法，是使百姓坐受其困也。夫國家經費有常，莫非取之民間。苟令民坐室其生機，即減稅而已。怨若為民多開一生計，即倍取而非苛。況西瀛各國固已先我而為成效昭著，我但稍為變通，即可上下充裕。在中國電報製造等事業已先後舉行，參用西法。然學西人之製器而不學西國之

理財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相需為用乃能相濟有成焉方今中國內外莫不以無財為憂譬如世族之家子孫蕃衍食指眾多為之長者不能為之別謀生業使其自給而但仰屋興嗟愁成坐困也則亦何益之有哉吾故曰今日勿憂無財惟當軸者其加之意也可

西學宜設特科

余貽範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今日之議者推究富強之道咸曰船械宜精也兵卒宜練也礦產宜興也商務宜振也夫是數者是誠然矣然而非其本務也傳不云乎有治人無治法故得其財而用之則是數者可立致也不得其才而用之則是數者固難期也今日中國之弊製造無才也而器械不精格致無才也而水陸諸軍教練必延蕃將綜核無才也而海關各稅總理須用西官人才之乏茲富強之所由不效也夫工師之度木也大者中棟樑小者備榱榑未嘗聞一室之不成也帝王之用人也可大受者大用之可小知者小用之未嘗聞一事之不集也今辦洋務而獨至乏才豈果誕降之有間歟抑造就之未得其道歟蒙嘗思而知其故矣夫古今人才皆出於學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靜此之謂也今日辦洋務之才少正由為洋務之學者少也近年一二名公鉅卿深知此意於是開製造之局設格致之院建同文之館立水陸師之學堂所以講求儲才之法勵學之方者亦云精細畢貫巨細靡遺矣雖然蒙猶以

為未得其要也夫漕運者天庾之正供也賦斂於民責成於官歲致二百萬石於京國家以之授祿以之充餉而無憂不給設使皇上籍千畝之田歲令百官有司奠之溉之畊之穫之吾恐其不能資旦夕之供也今日儲才之法當開特科招致天下兼通中西之士予以出身優以清要然後士大夫羣知功名之所在而中西之可合相與探索研求以期一試之效一旦國家有事羣材咸備如取如携罔憂不足此則致二百萬石之說也今乃祇恃設館一途以為培養洋務人才之具就令事事合法人人可用已覺費鉅而效小又況法久弊生學徒禁驚於下教習敷衍於上往往徒事虛文毫無實事乎蓋拔十得一之效猶憂憂乎其難之也此與所謂籍千畝者獨何以異故蒙以為未得其要也且夫中國科舉之法積重於人心其所由來者漸矣士子平居無事所且夕咕嚕者科舉之文而已所夢寐希冀者科舉之榮而已問以歷代之沿革 國朝之掌故尚猶漠然普然又安知所謂西學者於此而欲責以兼通之效誠無異北轍而欲其適楚也雖然君上之權所以轉移一世者也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此言上好下甚之極致也果能以勢利導之機寓改絃更張之意吾知人心鼓舞人身奮興其較莫學取士有名無實效之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或曰如 祖制何曰是不然夫治法當與時勢為變通者也世變小則治法小變世變大則治法大變故騎射之技 祖宗所恃以定鼎

燕京者也今則一變而為槍礮矣經制之兵 祖宗所用以立功邊徼者也今則一變而為募勇矣外海之水師 祖宗所設以弭兵海嶠者也今則一變而為海軍矣凡此之類豈樂於更舊章而定新法哉亦以時勢所趨不得不然耳夫科舉猶是也往者康乾年間兩開鴻博一舉經學初未嘗循定例也其時人才輩出超軼古今誠一仿其意別立特科則奇才異能之士自當連袂而來聞風而起而中國富強之效固可指日俟矣不此之務而於膚淺無用之時文視為鐘彝不刊之盛典夸大自恃空疎相尚乃欲簡器練兵諸人不實事求是是猶陸行而不具馬水行而不具舟欲其日行千里之程也此實難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在 朝廷一轉移間耳

經世緒言自序

余貽範畧識

賈誼上書語語輒中乎時獎董安獻策言言悉協乎時趨此皆揆時度勢因時制宜所以待時會者有鑑基識時務者為俊傑也僕幼年從學時文久厭我冒懷壯歲宜游時物頓新耳目近如火輪以行水也鐵路以行陸也電報以達郵南火器以抗威稜礦產化學州人之職也機輪製造攷工之書也幾何天算大力之官也方藥刀圭靈臺之掌也倚商立國洪範八政之遺也籍民為兵管子連鄉之製也議貴得庶人在官之意而民意悉用書院有書外倫秀之風而人才輩出罪人罰緩實始呂刑

公法睦鄰猶東周禮氣球砲壘即輪攻墨守之成規和約使臣乃悉聘會盟之已事用人則鄉舉而里選理財則為疾而用舒巡捕皆警夜之雜人水師亦橫江之練甲宮室宏侈如瞻夏屋之遺塗徑平夷克舉虞人之職其規為雖出於西人而濠度實本於中國世有有志於復古之機維新之治者尚其及時奮興慎慎於時哉勿可失隨時制宜惕惕於時乎不再來矣



泰西日報嘗謂我

朝內外臣工泥古不通今所學非所用偏重科甲上下相蒙植

黨營私賣官鬻爵不能量材器使有一人而兼數任者吏治不講流弊甚多惟身家

念重畏難苟安以聚斂為才能以廢弛為節儉以因循為鎮靜以退縮為慎重以調

停掩飾為熟諳夷情凡事皆有名無實所用刑具過於殘忍所學西法亦僅得皮毛

能洞識各國政治得失盛衰利病者無幾豈非教化未敷尚未處處親立中西大小

義塾所致若不通權達變因時制宜終難富強等語噫此皆道聽塗說未讀列朝

聖訓及名臣奏疏之故今姑舉一二為閱洋報而隨聲附和者覽焉恭讀

世宗憲皇帝批諭李敏達公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疏曰封疆大吏關繫國家隆

替若得有猷有為有守者二十餘人分布寰區之內俾各蒞臨民敷宣教化則天下

大治計日可期矣無如英髦罕覲即能公之一字亦不易獲朕只得隨材器使量能

授職徐觀後效耳雍正十二年 批諭廣東總督鄂文恭曰身膺封疆要任當遠

大是務不宜見識淺狹公私界限祇在幾微念慮之間一步瞻徇即為負國溺職重

則貽累功名事業輕亦難免物議於已毫無裨益無如燭理不明者比比皆然每爭

趨些少光榮以圖目前快志遂置日後不計悔吝於無限也此諭亦使撫臣兩司觀

之且諭羣臣盡力屏除科甲因循委靡沽譽諸陋習雖司道府廳亦有准其具摺奏

事者仰見

聖明虛懷集益洞悉吏治利弊知人善任不拘定格不主故常

又請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達公一疏其中論用人之道保舉一端種種流弊答曰婪財納賄賣官鬻爵其所恃結納廷臣年送規例故窮奢極慾毫無忌憚至所用之人大抵非門客幫閑則棍徒光蠹吏以至極微賤寡廉恥之徒既行賈緣鑽刺之路尚有何事不可為甚至道廳與堂官結為兄弟微員認為假子是以賣官惟論管錢糧之多寡以定價值之高低且題補多係賒帳止須印領一紙補後方勾逼開銷果能照領全楚則為廉幹之員再有美缺復有題補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顧品行者不惟無人援引率皆懷抱羞惡奉身而退又謂用人之道所關甚大我

皇上擢拔出於宸衷擯斥裁於乾斷寸長不遺匪材必黜臣何敢置喙然保舉一端似宜詳慎也凡大臣舉薦一官縱不敢欺皇上其如大臣之不能不受人欺何臣以舉大吏不徒論其操守更當考其經猷不徒貴乎意見之不徇尤當求其

執持之無偏且封疆重任有統兵守土之官若高言淡漠必至武備不修有察吏安民之責倘激揚失當必致人心不服即有好官用非其地不惟不見其長而適以彰

其短欲其勝任而快也難矣若人地不相宜雖清官未免流弊況其節操未優者乎此大吏之不可不詳慎也至於保舉有司若不考其實驗而但錄其才則輕浮躁率

那多科欵之弊即出其中且望保其聲名分佈古譽贊管收效之端亦寓其內臣守一節實心為難然猶昭然於人耳目之事真偽可以立見止在保舉者之公私耳

臣自履任至今每細心閱歷各屬員其庸碌無長貪劣廢弛者俱不足論觀其頗有聲名素稱才能之員一一考其實迹有差委奔走之事則長於辦理而撫字催科無

一可取者有長於吏治而疏於出納以致錢糧虧空者有利口捷給論事多中而於職守事務全無實濟者又有一等巧於鑽營專工窺探上司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

甚而言動氣象無不體貼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機一遇保舉捨此而誰豈知圖得保舉則從前之官小而不少露鋒芒者至此得志而本色盡現此又才用於詐

偽而其患尤烈者也更有風厲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滋弊竇凡此數等皆以才名而多於地方有誤倘保舉者僅以才能二字塞責鮮有不貽害者臣請嗣後及

保舉各官必令註明所長不必諱其所短驗過成效確有實跡以備簡用必求人地相宜方有裨益也既盡力任事則非徒承辦目下各項案件遂為稱職當思培

植地方元氣作何未雨綢繆整飭通省屬員作何寬嚴並濟務期上有益於國計下有利於民生凡人理財經畫久遠化導積習懲創愚頑稍為

皇上分勞壹力方不愧於此心且身為封疆大吏必有經文緯武之才博古通今之識庶能不動聲色折置武宜又郭文端公疏曰竊惟國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田賦兵車刑民教

化均均理於此財不得則謂下不流故孔子不謹言財曰有大道本諸絮矩而財非

人不理故為政在人存政舉歸諸一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於一命皆有其責而一身之分量等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管其才則以八司可以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

無於去者可信而不可用則明才而動則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也又云諸國各種變則恐陵江外忽出忽沒並無定所肆其兇殘其可踪跡不獨刻人燒寨視為泛常殺兵傷官亦日為故事而文武專司儒者託言為廉巧者熟籌利害縱報知督撫提鎮率皆互相隱諱以為妥協間有建議征勦非以為好事即指為善功此數百年相延錮習即近十餘年來亦不無瞻顧者也又史文靖公疏云督撫為特簡之大員信任專而委畀重一切興利除弊整綱紀之事尤當不避嫌疑不憚勤勞不博長厚虛聲不踵因循陋習事事稟遵訓旨實力奉行庶幾民可以安吏可以察政可以舉教可以興貪佞知懲豪強破跡盜風止息國賦阜盈文武協和兵民輯睦方無忝節制之重任方無負簡畀之殊恩今試問心自揣果能如此奉行盡善

能使地方日有氣色風俗日見淳熙其何以膺節鉞而無愧乎故必行之一年則有一年之成效行之數載又有數載之規模而悠悠從事苟且自安皆當深戒也雖才具或有短長智慮或有深淺而有志自勵者無可不學習而至試觀今日督撫事事悉能仰遵聖訓而又克盡撫綏封疆之職其吏治民風實有可觀者非僅行文張一示遂可為遵行不怠也亦非舉一吏劾一官遂可為奉職無欺也即不然或奉諭旨勉行數事稟皇上之天威矯飾一時者皆不可為臣心已殫臣方已盡也大凡人臣事君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不知有己斯可以任封疆之重矣蓋心者身之主此心既肯許國自然公忠自矢至誠無欺不必有意迎合而辦理之事協於至當不易之理自能上契聖心矣可見當時君明臣良民康物阜致治之隆非無故也何西報尚謂我國君臣偏重科甲用非所長因循粉飾不能虛心講求吏治耶然歷觀古今中外各國無不有君子小人在朝廷一秉至公無分畛域知有善任耳今我皇太后皇上聖哲天宣明同

日月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縱有奸邪終難掩飾凡屬臣工遭逢聖主皆當共矢公忠必須博古通今講求中外利病官無大小事無鉅細同心協力無怠無荒思有以利益社稷救濟蒼生苟有一夫不得其所一事一物偶有乖違莫非我責辦理中外交涉案件悉照公法和約準情度理秉公判斷雖百般恫喝不為所搖若

蒙特達之知列百僚之首尤當公忠體 國至誠無私與大利除大弊為百姓圖富貴并為 國家謀久長毋瞻徇私情毋拘泥資格毋黨同代異毋泥古昧今毋鈞譽沽名毋模稜兩可毋捨本末毋畏難苟安置身家性命功名富貴於度外斯即所以善保其身家性命功名富貴者矣否則縱不遭斧鉞於生前亦豈能洗汚名於青史況先人一意貪吝後嗣必百般揮霍悖入悖出天理循環何如積福德以遺子孫長綿世澤之為善耶

會東方時局問

英前使華大臣威安瑪

客有問於威安瑪曰今者東望海雲連天烽火僕等以為闕繫之鉅不徒在東方也又蔓延以施於西方公在華四十年奉使十二年當 盱衡時局之餘其以僕等所見為然乎威曰吾等今皆遠隔重瀛僅隨魚雁往來藉通消息假使傳言屬實關係誠非淺鮮然而中國之事余亦未能窺測日本之事又不足為外人道則比來藉籍之語猶未能洞悉其端倪若以愚意度之華兵之戍朝者必將被驅於日本作此論時手震未失日本既獲此勝又將闖入華疆中國危機其殆始矣君亦知中國之東三省實為發祥之重地我不敢知曰余能預料未來之事者也特以中國而計凡人所謂為萬不致此者不料其竟至於此一旦突如其來如必至出人意意外如欲傾口天險之地者不料失於數點之頃威公真有先見之明哉嗚呼故日本之在朝鮮假使真成破竹之勢則動搖時局不但關係於中國且關係於歐洲之大事罕有與之相比並者矣威又曰人言日本巧今觀進犯滿州一役則誠機械巧幻之至矣假使日本能計取 盛京吾知 中朝之險有百倍於尋常兵燹者其中闕繫之故則英國各新報皆猶未甚明矣夫滿州全境處於長城之外歷來 大清有亂即使兵戈之警直逼 畿疆 皇帝行幸奉天不失 宸嚴無傷國體故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之兵連營 京邸 文宗顯皇帝避暑熱河迨至和約訂成 鑾輿返蹕天下晏然幾忘其禍此其證也昔歐洲

羅馬國王養尊處優人之見之者必跪拜以為禮直若向神祇而肅拜也者中國大皇帝亦猶是也尊為天子而奉天則陪都也日兵若徑踞陪都辱及列祖列宗之聖域滿城二百五十年之榮號不已損乎迴溯二百五十年前

世祖章皇帝龍興朔漠率師入關驅除明季之流寇天與人歸端拱而治中國

然則東三省者誠中國木本水源之所也華人恒言天子聖明在上魁柄獨操世

有何人敢於干犯日本今欲損皇威而窺東三省深恐朝廷之根本不免為之

動搖矣西諺有之曰勝則一鼓作氣席捲天下而有餘敗則一敗塗地制禍寬博而

不足言乎得勢失勢之異也中國何獨不然方其全盛之時懋昭神武定鼎燕

都而後十八行省之官民士庶悉稽顙而稱臣今苟不能謹伐日本一小國中國危

險情形可勝道哉客曰然敬聞命矣特鄙人之意前敢華兵雖挫後應有如茶如火

之軍容且華人生齒三百五十兆日本不過四十兆即使中國再敗三敗亦未必遽

闕乎全局公竟以為危險萬狀請問亦有說乎咸曰軍旅之事不在於士卒之多而

在於格物致知之學大清入關之始八旗勁旅未嘗聞日本練兵之新學也而華

人已風行草偃翊戴皇靈今日本則應聘歐洲名將以訓練其兵士比年來於歐

人則推心置腹初無疑忌於國政則風流令行亦無阻問及察其民情亦甚興高采

烈凡泰西所創之良法不啻步其履而窺其堂與華兵反是雖多何益且即以一

曾未能充一戰故如中國有兵十萬名未經操練純熟其為統率者又未究泰西之

新學而且糧食則不繼也兵器則新舊相間也一旦與敵人相見於疆場反緣人數

之多益見敗亡之易故曰兵愈多則事愈憤也中國用兵之古法相沿二百五十年

矣我英議員冠詔所著新書紀錄中國兵額毫無溢分然第觀書中所述教演之法

暨所用之兵器若何即知其易於詳亂至於蒙古之兵制大都三丁抽一以實軍伍

然亦未經教習勢將何所用之余久游中國甚愛中國緣此變故恒代傷心而其未

肯備豫不虞之咎則斷不能為之曲恕也前後六十年開泰西官紳之游華者勸

中國亟須整頓之處不啻舌啟唇焦而中國仍率由舊章不動不變偶有急難則似

蝦一跳而水一動及至事過情遷則又相與淡忘矣猶憶一千八百八十年伊犁之

役幾與俄羅斯起畔余時在燕京偶晤總署某大臣談次余喟然歎曰惜乎戰禍之

未成也大臣甚異余言即曰公素有弭兵之心屢勸中國不可以小忿而釀大禍今

為此語何耶余又歎曰緣俄畔既定貴國依然甘讓入先而迄無振作也貴國將與

俄戰乃謂亟宜築造鐵路操練陸師訂購礮艦議之者已閱二三年今倘盡付之東

流豈不大可惜乎既而果如余言中國但於外觀之事偶一整頓要之營伍中人仍

若未沾教化也者西人恒謂弓矢千盾之屬大都未受教化之苗裔番種輩所用今萬一不幸而致大損此即歷年

不肯改革之慘報也可慨孰甚焉客又問曰中國豈無如外國之製造局及機器廠等諸利械乎李中堂識見明敏與吾西國才人不相上下豈曰未之能變乎威曰然有之特中國之輿論仍以新法為深仇也憶李中堂與西人朝夕共事不得不照西法自漸提督戈登之力君亦知之稔矣其時李中堂與西人朝夕共事不得不照西法自漸知西法之勝於中法且亦不能不欽佩戈登兵法之精至於華人之知其事者亦不能忘戈登戈登愛兵如子弟既不肯受李中堂所贈之公費則出其在英額領之歲俸以恤受傷士卒於是成為同心合意之常勝軍而李中堂遂於此化其守舊之心矣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法有越南之役中國痛定思痛乃增創製造局廣鑄新式洋槍然而如此利器在西則不失為新在華則反不如舊何也分給各省未經訓練之各生手用之於戰陣恐尚遜舊槍之純熟也余又聞吾英水師提督之言曰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業已無可駛用余味其言雖未目擊而以中國之他事叅而觀焉則似非過甚也且即以過甚而論有西國之利器而無西國之兵法不亦成無用之物乎中國既罕能用西國利器之人又罕請西人代為訓練故雖有新器械未見其獲益惟考華人之材質實合入伍之用其恪遵軍令一也作事認真二也節省日用之費三也鎗礮準頭甚合四也且在礮臺之後及城垣等類可以自蔽其身處亦極肯與敵兵戰然驅之於空曠之野與曾經教習之精練而屢戰則不啻日斯巴尼亞國之鄉村人與法皇拿破崙第一之兵交戰矣秋風迅掃敗箝紛飛嗚呼惜哉誠使中國得有暇日次第集兵悉仿西法督令演習餉或不足則稱貸於我西方自無不允然而曠時日久非旦夕間可奏成功余觀日本之意必不任中國從緩部署故欲采西法以練精兵借西銀以充國用恐不免終成畫餅比余所以為中國危矣客又問曰日本冀為中國之主能乎威曰日本之性情氣質以漸通西學幾與西人吻合而無間夫與西人近者其與華人遠者也中西之界永不相混中東之情其可通乎二百年前大清正位中原凡前明之制度典章大半相沿不改華民服其所習用能上下相孚日本之風俗政令本與中國異今又參之西學乃欲妄思問鼎微論華人葵向素殷且即以離心離德而論其肯受日本之範圍而襲其規制遵其教化哉是知日本之難為中國主與泰西諸國之勢一也客又問曰中朝不叛之基比年來震動非一次矣文宗顯皇帝崩 穆宗毅皇帝沖齡踐阼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十有二年 穆宗毅皇帝親政華民喁喁望治甫年餘 龍馭上賓 今上入承大統 太后垂簾聽政又十有四年前後凡二十六年此非至險之象乎威曰似此大事天下皆知但其所謂關係者人盡習焉而不覺況中國之視 坤教重於東方各國故 皇太后垂簾聽政華人咸畏 神服 教罔有闕差惟憶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中

國某大臣曾與余言 垂簾聽政之舉華人皆以為 國運之不佳并言歷觀前史  
所記太后臨朝稱制事皆不甚妥洽也 臣私憂過當之語庸詎知 皇上得而操之也今  
厚述 余觀中國之所以大有闕礙者則緣一國之大權惟 皇上得而操之也今  
前朝 皇上之年甫逾弱冠誠使 乾綱獨攬而運之以 英明仁武詎不甚善反是以  
思不幾奇險迭生乎然而華民固謹厚善柔者也但使率由舊章已可無虞携貳余  
在華時又曾與諸大臣道及華民易於約束之善某大臣忽曰然華民祇求果腹而  
已余心殊訝之蓋余之意以華民之恪遵 王法不敢如西民之顯爭主權故稱之  
也而大臣則憶及洪水為災發帑賑荒之事意見不免兩歧然即以荒年論華人以  
為天怒必係 國家政令有所闕失故致於此余謂 中朝之政實未免有闕失處  
其手握大權居中馭外者患在失之太弱各行省文武大小各官吏貪污狼藉者所  
在多有山澤間則時多伏莽此皆出於 國威之不振若夫華民則雖經貪官暴吏  
之酷虐類多吞聲忍氣莫敢誰何若以西民之不甘君主者相與比較華民誠良善  
之至矣況華民之地位實尚有未能自主不詰 聽命於上誰曰不然然往往有  
萬難忍耐者歷年以來或緣兵餉之不以時給遂致合營譁噪或緣官吏違例濫徵  
私肥入己激成民變惟即有小亂旋即削平未必能各路響應再見髮捻之禍也以  
目下情形而論或如一千二百年間蒙古人初入中國之事又如一千六百年間滿  
洲人初與明敵之事或又如英國取印度之事皆未可決其有無第即使有之終不  
即為定局也西國之與中國交涉者斷不能任其擾攘也余所以緣日本之役而謂  
將來必為西方大局之所關係也萬一竟如余言則首先干預者為俄羅斯歟為我  
英歟抑法蘭西與德意志歟總之到此地步不論何國但能割據中國一隅地以及  
其民人而一切教之以新法則其興盛之機莫可限量馴至為東方第一雄國焉為  
東方執掌大權之首領又何難之有與然則中國獨執拾捌省之大權又誰視西  
方哉 其何能為 俄哉客又問曰以公明見中國際此時會首先干預者究當何國也咸曰  
必俄國也萬無可疑者也且余非有恨於俄國而為此言也俄於五十年來在中亞  
細亞洲逐漸擴充其疆宇而以所奉之救世教教其民所練之戰法教其兵將不盡  
中亞洲民為俄羅斯人而不止且俄於開墾之役業已習慣自然他國雖欲與之並  
駕齊驅恒覺望塵弗及而俄廷簡放專辦疆務之大臣則又素著幹手持異域之民  
每以私恩小惠相要結不啻其自待部民實已得開邊之樞紐矧更有絕大關係者  
俄人練兵之法獨擅勝場無論是何族類之人一經部勒即已行列井然絲毫不紊  
故俄若能割據中國之一地而以新法教其民天下萬國無不側目矣抑余更有說  
者日本今日無華軍志得意滿然究不能曰惟我於華可以隨心所欲他人不得與  
聞且不能過問也即使日本能勝中國彼與中國交界迤長英路四千餘里之俄國

吾料其將振振有詞矣客曰俄欲干豫華事未見有所舉動俄皇又染重疾而出都城時前俄皇猶未謝世也公乃謂俄人必將先出試問有何實證咸曰余蓋據五十來俄人之舉動而言非指目前之絕無形跡而言也歐洲刻意方俄其兵艦不許出墨海以英

之強盛威武俄人不敢希冀之心於是改轍而東既在中亞蠶食西伯利亞彌望荒蕪之地又割中國滿洲之半黑海沿江之地俄人乘機取之詳人歐洲各國初尚茫然不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俄得黑龍江地直如江浙齊魯四行省之廣袤遂以

中國及朝鮮之境以為俄界於是博考輿論皆曰俄人之勢駸駸乎有傷害印度之勢矣余謂此語或非太過俄人之所欲甘心者初本在於突厥之都城而英力阻之俄其何愛於英哉俄不愛英何愛印度故俄之覬覦乎印度非事之所必無也特其

視耽耽而欲逐逐之處尤在於中國黃海之牛莊山海關一帶以及旅順大連灣朝鮮諸海口觀微者蓋心焉數之矣客又問曰今僕不必顧念乎中朝也特思中國真敗於日本俄人亦或乘機突出中朝勢將不支彼三百五十兆之華人豈不思

力保朝廷燕以自謀捍衛乎華人豈必無力乎敢以質諸明公咸曰吁華人當此之時處此之勢豈尚有妙策以籌自保哉朝廷既或疏虞各行省必將分裂直如沙泥之渙散耳且省與省必自相爭直共忘大敵耳夫中國之所以相維相繫而守法奉公者端在於皇靈之丕振耳中國有不許服官本籍之例假使禍生不測則

彼身臨民上者民之視之直皆外國之人耳不第此也華人聽命由天寂然不動之心已固結而不可解君豈未之知乎猶憶官軍恢復金陵後偽太平王率眾南逃及至某地共有戶口七十萬固巖巖乎鉅鎮也不謂髮逆甫來華民毫無仇視之心亦無備禦之策竟相率蓄髮從逆查偽太平王當喪敗之餘絕無威力其逆黨又不過持鎗騎馬之流亞分毫未有長技而華民遽靡然從之是果何說歟是時余在中華

實先得此警報急馳告於某大僚大僚曰余亦聞之此氣運之所關余不禁廢然而返夫以似此關係重大之事誰司風教誰掌牧民正宜引為己憂也力振愚民忠愛之忱方為正理乃一則曰氣運再則曰氣運一似與己無涉也者是故敵國外患之交乘亦遂讓之於氣運其藩屬如緬甸越南之屏蔽也坐視其相繼淪喪伊犁半割於俄琉球全吞於日亦復無所舉動人有憐而問之者仍第曰氣運之類敗而已一

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忽發兵至臺灣愈顯中國昏沈睡夢之態先是琉球國有一民船被風漂至台灣其舟中人為生番所戕殺此正中國分應查辦之事何勞日本遣兵聲罪致討乃中國竟慨贈洋銀五十萬圓模糊了事致釀一千八百七十七年

日本鯨吞琉球之禍中國至此始曰是可惡孰不可忍日本欲奪琉球為郡縣中國實所不願然亦第聲言不願而已未聞出一旅之師博與滅國繼絕世之名也日本於是益自大益蔑中國新思奪取朝鮮以償未得台灣之辱願君固留心時事者亦



嘗為中國一計之否中國之藩屬今僅成一朝鮮耳若并此朝鮮而亦失之中國尚有何局面乎且日本之欲得朝鮮也非一日矣客曰是皆然矣至於今日之戰公以為中國不過節節退讓而已乎抑將一奮神威乎中國自尊之意恒謂萬國盡出其下以僕之愚料中國必將大顯經文緯武之才以自實其鋪張揚厲之詞也或曰否非此之謂也中國驕傲之氣不可一世而其所作之事則正與其相反即如中國素稱文明之國而其民乃有至愚極拙者國家未嘗逐一教之也中國之教化固所謂最古而最上者也然衡以各國今日教法則中國之所教僅未成丁之稚子耳華人又有不肯自謙之獎豈知適成為不能交戰之人蓋愈謙恭即愈穩實愈虛驕即愈空疏也中國之所以驕人者人盡誤會其意以為將士城郭之足以雄視列邦也豈知在於文字語言之表龐然自以為無敵而已譬之於鼓中愈空者聲愈厲聲則厲矣其如中空而無力何職此之故其氣絀則高與天齊其力量則不及於地要之嘗純盜虛聲而已一千八百六十年倭寇英法之衅俄則屢起違言法又有越南之警日本亦屢思嘗試於是中國自知不敢迫不能已畧一究心於外務在 朝之諸大臣復動心忍性冀曾益其所不能凡京師創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夫 簡派出使各國大臣皆緣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後之事激之使不得不動也總署大臣嘗與各國有交涉事件余在華時恒與之往來講論說者謂諸大臣皆係各部院堂官 中

涉於他國之人即甚忿恨謂如能不與之相通則最妙矣又常貌視各國之欽使謂若輩之文理識見無有能及我華人者至 中朝阻遏遠人之事歷來每在於拜跪之末節雖我英人從未有降心相從者然皆念中國所以藐視他人之故端在不明非別懷惡念也故恒體諒而隱忍之絕不加以勉強俟其自行領悟而已客又問曰中國非無幹濟之大僚非不自知其孱弱何以因循苟且不思奮然有為即以日本之衅而論亦豈不知非始於今日乎咸曰噫難言之矣總而言之中國之事往往自相矛盾而已華人豈乏精明聰慧之才外事亦豈不洞悉但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似別有一人也余嘗與中國大臣縱談外事大臣曰我 朝深欲效法西國凡從格致之學入手以成各種之機器必將取而用之至於中國之風俗與夫道學德行之所傳則終守之而不改也此華人之見解也日本則不然無論風俗無論道德皆隨新法以為更變蓋謂既得格致之新理必又得風氣之新章庶幾足以相配也即此一端可見日人之巧於華人矣夫中國之未能日盛月新者蓋誤於墨守舊章之一念譬之於人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緊握舊物則必紛而不能專故有時敦聘之西人使教華人以製造之業及至繪圖列說鑄鍊成器即曰吾事畢矣問其既得此器能行與否則日久而仍未見其行也中國又有最難之一事在於血脈之不流通

試取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我英人馬嘉理被戕於雲南一案而言余遊派幹員自漢口取道入滇詳查起衅之故考雲南一省不過處於中國之西南而遊於緬甸耳不謂余所派之員在途歷三閱月之久始抵騰越似此區區之路若移而至於西國不過三五日程耳而在華則竟至於此此種關山之間隔道途之迢遞推諸十八行省幾於無一不然其何以妥為約束哉且又何以徵兵集餉而收朝發夕至之效哉日本今有窺伺東三省之意而華兵則星散於各直省倉猝間斷難調集豈不棘手間嘗比較程途竊謂欲調中國南兵而至滿洲直更遠於英兵之至印度遠水不能救近火其何以立不敗之地哉客曰倘使日本幸而成中國不幸而敗彼時各省盡亂其關係於西方之羈旅者公意若何咸曰不過畧受虛驚而已無妨大事也何也中國果有不測之事我等歐洲各國必致無可奈何同時並起以保護本國之民也余論之旅華之民人固有恃而無恐矣然而歐洲之絕大關係即在於是故苟非不得已其未肯輕言干預乎又問曰歐洲至不得已而相干預未知作何舉動咸曰日本而得逞其志或欲夷朝鮮而為其郡縣一切皆仿日本新章辦理或日本又圖得中國毘連朝境之一地亦未可知然姑不必問日本之於何止境也俄人必將怒馬獨出日本始憚然自知其真實本領總之日本與中國構衅無論或得或失必皆不能稍佔便宜而已日本失足而敗於中非其土地即其財貨自必償諸中國日本得手而勝中國又必舉其土地財貨以償俄國於是大日本國必致成為大折折音土此語如本國而後已無小益而有損日本之謂也然其貽累於中國者則殊非淺鮮俄人倘在中國之北強為干預我儀圖之曾不踰時法國必猝起於中國之南法與俄固早有盟約者也且不第此也法人別有不說於中國者必將藉口於舊賬之未清而思乘機以結算當此之際若使無從旁阻止之者俄法兩國則竟瓜分中國矣然而各大國豈真能袖手旁觀哉歐洲有德國焉決不肯任俄法兩國別有新增之權勢美洲有美國焉大東方商務往來多於恒河沙數亦未必肯嘿爾而息而恪守甘為局外之恒言焉客曰日本構衅於中國敗則大有所失勝則毫無所得其不利也若此然則輕舉妄動是誠何心哉咸曰傳聞日本國人有腔枕之勢籌外事所以弭內亂也然猶不止此也日人好動而不好靜維新之後自覺年少氣盛諸事皆活潑潑地而末由一試其勢力又與中國積不相能遂緣朝鮮一役忽激其贖武之心耳客曰公以日本之戰為義戰乎日本之勝中國其能有益於世乎咸曰余曾言之矣日本勝則朝鮮去余雖甚怪中國不肯預為整頓然而竟瀕於至險之地則實傷我心不忍再言矣日本初學西法即余等之久客東方者亦不料其竟臻絕頂惟日人於西國之事無一不竭力效法今竟見其效驗則進境似未可量但中國亦有勝於日本者日人雖甚靈巧而華人則莊重沈毅謀慮深遠皆日人所不逮若論日本

試取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我英人馬嘉理被戕於雲南一案而言余遊派幹員自漢口取道入滇詳查起衅之故考雲南一省不過處於中國之西南而遊於緬甸耳不謂余所派之員在途歷三閱月之久始抵騰越似此區區之路若移而至於西國不過三五日程耳而在華則竟至於此此種關山之間隔道途之迢遞推諸十八行省幾於無一不然其何以妥為約束哉且又何以徵兵集餉而收朝發夕至之效哉日本今有窺伺東三省之意而華兵則星散於各直省倉猝間斷難調集豈不棘手間嘗比較程途竊謂欲調中國南兵而至滿洲直更遠於英兵之至印度遠水不能救近火其何以立不敗之地哉客曰倘使日本幸而成中國不幸而敗彼時各省盡亂其關係於西方之羈旅者公意若何咸曰不過畧受虛驚而已無妨大事也何也中國果有不測之事我等歐洲各國必致無可奈何同時並起以保護本國之民也余論之旅華之民人固有恃而無恐矣然而歐洲之絕大關係即在於是故苟非不得已其未肯輕言干預乎又問曰歐洲至不得已而相干預未知作何舉動咸曰日本而得逞其志或欲夷朝鮮而為其郡縣一切皆仿日本新章辦理或日本又圖得中國毘連朝境之一地亦未可知然姑不必問日本之於何止境也俄人必將怒馬獨出日本始憚然自知其真實本領總之日本與中國構衅無論或得或失必皆不能稍佔便宜而已日本失足而敗於中非其土地即其財貨自必償諸中國日本得手而勝中國又必舉其土地財貨以償俄國於是大日本國必致成為大折折音土此語如本國而後已無小益而有損日本之謂也然其貽累於中國者則殊非淺鮮俄人倘在中國之北強為干預我儀圖之曾不踰時法國必猝起於中國之南法與俄固早有盟約者也且不第此也法人別有不說於中國者必將藉口於舊賬之未清而思乘機以結算當此之際若使無從旁阻止之者俄法兩國則竟瓜分中國矣然而各大國豈真能袖手旁觀哉歐洲有德國焉決不肯任俄法兩國別有新增之權勢美洲有美國焉大東方商務往來多於恒河沙數亦未必肯嘿爾而息而恪守甘為局外之恒言焉客曰日本構衅於中國敗則大有所失勝則毫無所得其不利也若此然則輕舉妄動是誠何心哉咸曰傳聞日本國人有腔枕之勢籌外事所以弭內亂也然猶不止此也日人好動而不好靜維新之後自覺年少氣盛諸事皆活潑潑地而末由一試其勢力又與中國積不相能遂緣朝鮮一役忽激其贖武之心耳客曰公以日本之戰為義戰乎日本之勝中國其能有益於世乎咸曰余曾言之矣日本勝則朝鮮去余雖甚怪中國不肯預為整頓然而竟瀕於至險之地則實傷我心不忍再言矣日本初學西法即余等之久客東方者亦不料其竟臻絕頂惟日人於西國之事無一不竭力效法今竟見其效驗則進境似未可量但中國亦有勝於日本者日人雖甚靈巧而華人則莊重沈毅謀慮深遠皆日人所不逮若論日本

之突過中國余未暇詳細臚陳但有二事焉一曰潔淨一曰力闢風水之妄夫中國人之束縛於風水者為禍至不可思議如不許開日本能脫然無累宜其興也余也余在中國四十年東事僅得諸耳聞又不甚與日人稔故余之所投契者惟在華人且亦深相欽佩今乃遭日本之毒螫寔將傷及於國體是不啻傷余之心也義戰云何哉客謝而退既歸館舍遂備錄問答語以為審時事者之一助

錄之也亦若有不敢不錄者何哉蓋中外之禍亟矣非富國強兵則不可以立國足食足兵孔子亦何嘗不講富強況當此非常變局即起孔子於今日其酌古準今化裁通變所以安內而攘外者當亦以時務為兢兢此孔子所以為聖之時者也方今仕宦中潔已奉公能識時務落落可數者惟張南皮一人然有才而不得竟其才為天下惜之山東李鑑堂中丞守正不阿認真辦事可與並美其他未能稱是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京外文武諸員無一通籌大局急思變計參用西法以療貧弱之病者故李合肥為天下所醜詆亦止可咎其用人失當無一忠亮不欺矜惜名節之人而已然深悉時務開天下風氣之先亦可謂豪傑之士也乃以西法為仇舉世昏昏如醉如夢嗚呼益亦思今之時為何如時今之變為何如變乎英人不惜舌啟唇焦著為論說竊竊然攻我之瑕而抵用之隙其用心苦其望我深矣最可醜者篇中言某大臣曰氣運不佳才大臣曰氣數所關某大臣曰吾民但求果腹言之無文遠人竊恥泰雖然在高位直沐猴而冠耳其心已死尚可與任天下事乎宜各國之窺伺我也篇中又曰實傷我心又曰恒代傷心余讀此亦不知涕之何從也夫外患猝乘紛紛抱憤境遷事過補牢無人猶復上下相蒙因循坐廢貪污狼藉氣燄張一若不知時局之不可問者問以致君澤民之本扶危定傾之方不惟無其事亦且無其心矣噫可勝歎哉此西人之所代傷心而亦余與天下萬世之所共傷心者矣當軸諸公如自外生成則已耳無已請將卷首所列 上諭熟讀深思以啟發其忠義之良於是念西人之攻我短也則發憤有為實力整頓立除種種敝政乃於各府設格致塾選其才者升之於省分理學數學律學化學礦學商學藝學農學植物學天文學方言學中西醫學水陸軍學定期考取然後會考於京師歲遣已通西文之士分往泰西肄業有成歸國掌教如是則人才輩出日起有功而內政既修斯外侮可靖自不至如今日之決裂而亦可不貽遠人之憂傷矣末數行采錄蜀南孝廉張羅澄西法論中語特并誌之魯陽生誌

心苦其望我深矣最可醜者篇中言某大臣曰氣運不佳才大臣曰氣數所關某大臣曰吾民但求果腹言之無文遠人竊恥泰雖然在高位直沐猴而冠耳其心已死尚可與任天下事乎宜各國之窺伺我也篇中又曰實傷我心又曰恒代傷心余讀此亦不知涕之何從也夫外患猝乘紛紛抱憤境遷事過補牢無人猶復上下相蒙因循坐廢貪污狼藉氣燄張一若不知時局之不可問者問以致君澤民之本扶危定傾之方不惟無其事亦且無其心矣噫可勝歎哉此西人之所代傷心而亦余與天下萬世之所共傷心者矣當軸諸公如自外生成則已耳無已請將卷首所列 上諭熟讀深思以啟發其忠義之良於是念西人之攻我短也則發憤有為實力整頓立除種種敝政乃於各府設格致塾選其才者升之於省分理學數學律學化學礦學商學藝學農學植物學天文學方言學中西醫學水陸軍學定期考取然後會考於京師歲遣已通西文之士分往泰西肄業有成歸國掌教如是則人才輩出日起有功而內政既修斯外侮可靖自不至如今日之決裂而亦可不貽遠人之憂傷矣末數行采錄蜀南孝廉張羅澄西法論中語特并誌之魯陽生誌

普天忠憤

卷十

二十六

普天忠憤全集卷十終

